《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从这里唱遍全国

——戍边丹心曲

□ 潘生林

激情澎湃谱心曲

1964年年初,时任新疆军区伊犁军区政治部文化干事的李之金,到阿拉马力边防站蹲点。在蹲点的日子里,阿拉马力边防站官兵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乐观向上,无怨无悔,爬冰卧雪,风餐露宿,不惧严酷自然环境,不顾生活条件差,扎根哨卡的精神,使他为之感动。

蹲点的日子里,他和边防战士同吃、同住,一起巡逻,站岗放哨。亲身体验战士们在重峦叠嶂中顶风冒雪巡逻、站哨的艰辛,记录战士们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供给匮乏、精神生活单调、圆满完成建卡戍边任务的一言一行,体会战士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以卡为家的爱国情怀释放的高昂斗志,细心观察战士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他仔细阅读土坯营舍墙上书写的标语、口号,以及黑板报、墙报、《宣传简报》的内容,将所见、所闻、战士的所思、所做,及朴实语言,一一记在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上。一次他看到土坯营舍门口的黑板报上有一首小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最艰苦,哪里去安家。过了几天,又一期黑板报办成。1963年入伍的高中生张化民一手排版书写,红色粉笔描粗的大标题: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大标题下加了一段话:听党话,铸魂励志;学毛著,入脑入心;听党话,见行动。看身边人和事,看得见,摸得住;学身边人目标明确,有榜样,进步快。整块黑板报分三个板块,具体表扬了三个好人好事:高生绿夜读毛著;刘治民、郭仁杰狼口护羊;万秀峰下夜哨劈山修拉水马车道。

李之金认真看了这期黑板报,把大标题背了几遍,深刻意识到这期板报标题的分量,这句话的政治含义。"毛主席的战士"是强烈的时代特征,"最听党的话"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人民军队的灵魂。他还常常参加班会,听到战士们常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祖国要我守边卡,石头缝里把根扎"。有一次,他和几位战士一起交谈聊天。当时,寒风凌冽,月光映照雪山,映照哨影。谈到艰苦的卫国戍边生活时,这几名战士都纯朴地表达了:"战士就是火烧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就到那里去安家。"李之金听了,激动不已,再看这几个战士,粗壮的手,长满硬茧,裂口处还贴着胶布,会心一笑,干裂的嘴唇渗出殷殷血珠。李之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整夜难眠,他打心眼里发誓,一定要写一首讴歌边防战士听党话、忠诚戍边的歌曲。

有一天晚餐,战士们换哨、巡逻、施工归来,高歌一曲《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愉快地歌声满天飞……"进入饭堂,每人两个馒头,一份洋芋片,一份野菜。战士们吃得香甜有味。他看着战士们各个紫赭脸,双双粗壮厚实的手,握筷子也不灵便,啃馒头时唇裂渗血染在馒头上,他不由得眼圈湿了。抬头掩泪,墙上的墙报专栏又跃入眼帘。他嚼着野菜,来到墙报专栏前,凝视良久。贴在墙壁上的墙报专栏,全是战士们写的学习心得,具体生动,最耀眼的是贴在专栏中间的几首小诗。

《红柳性格》:"贫瘠旱算啥?酷暑严寒咋?根深身百倍,坚韧渡年华"。《沙枣铁骨》:"银叶金花玉品格,恋天涯满坡滩壑;十里风香沙果硕,粗皮铁骨啸冰歌。"《山岩志坚》:"巍巍褐褐盘,雨打骨铮铮。本是山峦脊,戎装铁血城。"

这三首小诗表达的寓意深刻,尽显扎根边防,爱卡如家,用铁血筑长城的坚强意志。

李之金将小诗抄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本子里。反复默念,感慨万端。从这桩桩、件件的体验和所见、所闻中,深深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战士们那情感饱满的语言使他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强烈欲望,走路、睡觉,脑海里尽是战士们站岗放哨,跋山涉水巡逻的潇洒英姿。他反反复复酝酿,那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泉涌,叩击心弦,在笔尖笺纸上跃动。

他坚定地把歌名定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并把这一主题思想贯穿于整首歌曲,统领整首歌曲的始终。他经过反复推敲,斟词酌句的加工,对官兵们口头当曲儿哼唱的词儿,挖掘、整理、谱曲,很快创作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歌。

1964年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曲诞生,在伊犁军区部队传唱。同年,在新疆军区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

歌曲高度凝练、表达、演绎了阿拉马力边防站第一代建卡戍边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听党的话,忠诚戍边的精彩人生。同时,《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诞生,也在卫国戍边的解放军军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话》歌一经诞生,在新疆军区调演,很快传遍全疆。全军北京文艺大汇演,唱红了神州,激励和教育了一代代官兵守卫祖国的边防海疆,激发了新中国的有为青年踊跃参军入伍,投身到保家卫国、建设边海防的行列中。《话》歌从上世纪60年代起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不仅传唱于全军、全国,而且雕刻在了阿拉马力边防哨卡的照壁上,更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戍边卫士的心坎上。

(连载二)

周恩来总理与敦煌莫高窟

□ 张天雁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璨艺术宝库,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莫高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始终关心和关注着敦煌艺术和敦煌莫高窟文物的保护,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开创了新篇章。

1949年9月敦煌解放,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51年1月,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展,郑振铎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常书鸿任副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历年的1120件壁画临摹本及雕塑等送往北京进行展出。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协助下,经过4个多月积极筹备,展览于1951年4月下旬准备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就在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布展会场,常书鸿陪着周恩来总理及随行人员进了展室,他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一边与常书鸿进行交谈,询问了他们解放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敦煌艺术的历史、渊源和这次展出的有关内容。看着一件件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他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等舍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

这次敦煌艺术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群众前来参观。周恩来总理还指示外交部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用来接待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推向世界。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表彰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文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这对刚刚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是一次极大的鼓舞。

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政务院派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赵正元、莫宗江及古建筑学家余明谦、陈明达实地考察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制定了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洞外到洞内分步骤保护的方案,获得中央批准。在当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款2亿元(当时旧币,约合现今人民币2万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配备了吉普车,购置了发电机,安装了电灯照明。这是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的第一次抢救性维修工程。

为了进一步加强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了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周恩来总理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工作组前来敦煌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考证。同年,他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赴敦煌考察考证专家学者们为抢修敦煌莫高窟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当时我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十分拮据,全国各地已停止修建楼堂馆所,全力以赴发展工农业生产,但周恩来总理仍然果断地批准拨巨额专款100万元,用于大规模抢修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程,并由铁道部承担。抢修保护工程自1963年秋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2月竣工。这次维修保护工作,使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总理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不朽丰碑和历史见证。

珍赏

短笛横吹隔陇闻

□ 李笙清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首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牧童诗》,前两句刻画了乡村牧童骑在牛背上无拘无束吹笛自娱的惬意情景,后两句则抒发感慨:多少人在京师长安争名逐利,远远不如无忧无虑生活的乡村牧童,表达了作者内心世界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向往。正是被乡村儿童牧牛的恬静与闲适所吸引,很多诗人都毫不吝啬手中的笔墨,赋诗填词,描绘牧童的诸般乐趣,如唐代诗人吕岩的《牧童》:"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将牧童骑牛吹笛归来的一幕刻画得栩栩如生。历代画家亦不甘落后,绘制了许多牧牛丹青。一些玉器工匠更是以童子牧牛为题材,在精美的玉器上雕刻出牧童与牛的玉雕作品,赋予了牧童新的艺术色彩。

图为一件清代青玉童子牧牛摆件。玉质晶莹透亮,颜色白中泛青。玉器以圆雕、镂雕工艺雕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中部,一头丰满壮硕的牛正在浅水塘里慢悠悠的行走,毫不顾及四足深陷淤泥,牛头侧扭,双目大睁,犄角弯曲后盘于牛颈,神态温驯憨厚,口中咀嚼着一束长长的高粱穗,从牛尾上翘摇摆的情状来看,似乎很流连这脚下水塘,不想早点归去,形态生动逼真。上部,一个牧童横坐在宽厚的牛背上,短衫赤足,裤脚挽起至膝盖,竹笠背在背上,可见此时正是夕阳西下牧归之时。此时,牧童将牵牛的缰绳压在屁股下,手持短笛,昂首目视前方,若有所思。牧童憨态可掬的俏皮模样,不禁令人想起宋代诗人雷震《村晚》中的牧归场景:"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下部为水塘,虽然只有薄薄一层,但从没入水中大半部分的牛足来看,可见水塘的深度。周边水波粼粼,在牛的趟动下荡起波浪。牧童与牛和谐、惬意的这幕场景,很容易令人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台湾校园民谣:"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令人对恬静闲适的乡村生活心生出几分向往。

整件器物造型生动,形象塑造逼真,很好地突出了牧童无忧无虑、萌心可爱的一面,以及牛憨厚温驯的性情,通过一些细部动作的刻画,又使画面充满动感。雕琢工艺精湛,圆雕、镂雕并用,刀法娴熟老到、细致入微。牛身浑圆丰满,牛目、牛犄角、牛尾、缰绳、高粱穗上的纹路,以及牧童短衫上的褶皱,都刻画得清晰细致。玉器三个部分的比例设计可谓大小适当,以身形瘦小的牧童,衬托出牛身的硕大壮健,而泥足深陷的刻画,则显示出水塘淤泥的深厚,由此可见匠人艺术想象力的丰富。

陇东现代教育窥斑——

镇原新合小学史话

□ 刘志洲

在镇原县南川乡和平村姜沟门组,有一处新合小学旧址,原为三娘娘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该庙现有东西土楼各1栋,土坯结构平房20间,上书"新合剧场"的戏台1个。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每保必设一国民学校,每一乡镇必设一中心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务期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以期完成建国必须之国民教育。"1940年3月21日,为配合新县制推进,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对初等教育进行重大变革。小学改为"国民学校"与"中心国民学校"两类,实施"政教合一"及"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一"的政策。除为所在保办理国民教育外,并为本乡(镇)各保国民学校毕业生升学之所,肩负辅导各保国民学校之责。这种"国民学校"体制的意义在于,将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之补习教育,熔于一炉,为普及教育与扫除文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教育部还特别订定《中心国民学校与国民学校分期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规定各县市政府责成各乡(镇)保甲长,调查保内各户失学民众并造具清册,送交保内国民学校或中心国民学校,视人数之多寡分期办理补习教育。时任镇原县县长的胡维陛,为推进国民教育,将镇原县境内原高级小学校改为中心学校、初级小学校改为保国民学校,校址及布局都是他亲自率员下乡勘查设计、督办,并限期竣工。全县的高小、初小校门统一模式,奠定了镇原县教育的合理布局。随后,又奉令统办特种教育,改中心学校为"中山中心学校",各保国民学校为"中山保国民学校",为了减少征地等麻烦,各新建学校多在古庙、祠堂旧址之上建成。因此,位于和平村原庙宇基础上的中山保国民学校即由此诞生,开设团体训练(后改为童训)、国语、美术、常识、劳作、音乐、体育7科课程。

1944年5月,教育部进一步颁布《机关团体办理民众学校办法》,以鼓励各级行政机关、党部、教育机关、工厂与公司等,设立民众学校,推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12月,教育部再订定《普及失学民众识字教育计划》,并饬令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五省,先就其省会所在地、一等县与内政部所指定之示范区,一律全面开始实施扫除文盲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措施是社会教育,就是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众教育,镇原县境内的"中山中心学校"和"中山保国民学校"受此影响,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新合小学土楼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中心学校"和"中山保国民学校"均去掉"中山"二字,仍用原名。至1948年,镇原县共有中心学校14所、女子小学1所、保国民学校149所。

1949年7月30日,镇原县全境解放。8月,镇原县人民政府派员接管全县中小学校。10月,取消"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改称普通小学。对旧有的学校进行改造,停止国民党在学校的一切活动;取消训导制,取消"公民""党义""军训""童训"等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课,对师生进行革命常识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1953年至1957年,沿用老区的教学方法,即"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和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要求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原则,推行"五级分制记分法",按照"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5个环节的凯洛夫模式进行教学。在教学改革中起了一定作用,但不久就模式化。1958年在"教育大革命"中,位于和平村的普通小学改名为新合小学,组织师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社会活动,支援社队劳动。

刘丕绩为国民学校撰联:"能作人才是好师傅,要强种除非小国民。"教育事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支强劲直流,是万丈高楼的坚强基石,它支撑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引领着人类文明和智力开发。新合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彰显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95年,因年久失修,同时为方便学生上学,新合小学重新选址搬迁,继续发挥着教书育人的作用,旧址再次恢复成为三娘娘庙,并修建了新合剧场,现在正是十里八乡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中心。